

国际 异乡人

## 异乡人：我出国前是新闻编辑，来加拿大后做送餐员，酸爽又畅快

“你出国了还去送餐，不体面！”“下雪下雨天，还有深夜点外卖还不给小费的人，才叫不体面。”



下雪天的哈法送餐街道。图：加菲

特约撰稿人 加菲 | 2022-01-08

外卖车手 加拿大 移民 异乡人

“你出国了还去送餐，不体面！”

前阵子，一个同学听闻我在加拿大做起了送餐员，力劝我做些高大上的工作。

“下雪下雨天，还有深夜点外卖还不给小费的人，才叫不体面。”

当时我刚在哈利法克斯送餐一个月，每天连续开车5到10小时，累得腰酸背痛，眼睛又被晚上的远光灯照得刺痛，于是愤愤然回复。

在中国国内，我做过8年记者和4年编辑。最近送餐三个月最大的体会，是编辑和记者虽见多识广，却总是隔着一层，不接地气，比不上送餐员能深刻体会真实生活的酸爽。

“又是城区开一百公里送餐的一天，服务业真不容易。回想起来，做记者和编辑虽然站得高看得远，却总是站在窗口看大街上的车水马龙，终究没有直接参与，没有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来的深刻与痛快。”送餐之初，我曾经敲下这么一段感悟。

当下，由于华人送餐平台迅速崛起，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做起了送餐员。北美地广人稀，这边主要开车送餐，而且有小费文化，跟国内送餐大有不同。

作为曾经的文字工作者，我感到有责任记录在国外送餐的故事，分享出国后的真实生活。

## 一、我为什么选择做送餐员？

如今，我送餐三个月，将近400单，基本还是一个菜鸟送餐员。

总的感觉是，送餐一点也不丢人。除了时薪低了点，我干得挺开心，甚至可以说大开眼界。

当然，我不是一个人在“战斗”。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，大概有几十个华人送餐员。每天送餐期间，等单等出餐的间隙，大家或微信或当面一起吹水聊天，好不痛快。

而且，我终于明白，国内的出租车和滴滴司机为何那么喜欢边开车边电话聊天了。长时间开车后，真的无比疲惫又无聊，需要做点什么来提神。

先给大家交代下，出国后我为什么选择去送餐。

2020年6月，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飞跃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，来到大西洋边上的哈利法克斯漂泊。（备注：具体过程见文章“打工，我的人生在加拿大漂泊”）

注：具体过程见又早 [今天，我带全家去加拿大漂泊](#) 。

当时的大概想法是，家里领导去读两年书，两个娃上当地小学，我则陪读、带娃加学习英语（嘘，实则是想躺平）。

刚到哈法前半年，忙着安顿，一切都要重头来过。租房、考驾照、买车三件大事搞定后，基本就开始下雪了。

那阵子，平日无聊，除了做饭、带娃就是跟华人朋友一起吃吃喝喝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对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发呆，初步实现了躺平的梦想。

可惜长久躺平终究是不可能的。和这几年来枫叶国的朋友交流，大家一直认为：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再好的风景也无心欣赏。

我所在的哈利法克斯，由于申请枫叶卡门槛低，这两年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蜂拥而入，4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据说有近2万中国人。



加拿大的冬天，一架车辆在雪中行走。摄：Artur Widak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但是，来了之后很快发现，哈利法克斯就业机会比较少。特别在前后几波疫情冲击之下，整座城市分阶段“封城”，工作更难找。

于是，新来哈法的中国朋友们各显神通。英语好的，照旧做回会计、工程师、市场营销、中小学老师的老本行；英语不大好的，则只能先去干“累脖工”（英文Labor的音译，意为体力劳动）了。

今年春节前后，和华人朋友们聚餐。那时突然得到一个消息，深受触动：去年一起登陆哈法的一个朋友，去快递公司搬货去了，而且是夜班，从凌晨2点干到凌晨7点，一个人负责卸完两大车厢的货物，早上还要赶回家送孩子上学。

见面时，我问他：怕不怕国内的朋友说闲话？夜班日夜颠倒撑得住吗？

朋友笑笑：夜班习惯就好了，也有西人年轻小伙和高大威猛的印度锡克小伙一起干。

最后，他说了句：怕别人说个啥？只要你自己看得起自己。

春节过后，我报的英语班陆续开始上课，但每天可以三五个小时做些兼职。陆续投了一些简历，都石沉大海。恰巧，一个在送餐的朋友告诉我，本地华人送餐平台在招司机，去不去？

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。在国内，亲眼看到过一些送餐员的境遇：午餐高峰时期，气喘吁吁挤进电梯，又在电话里对催餐的客人一个劲道歉，还经常被保安刁难不能坐客梯。

但是，很快我在一次逛Costco时意识到，由于有一阵子没有收入，连要不要多买一盒7加元的葡萄都没底气。

那一刻，想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年轻时做过酒吧保安和单板滑雪教练，我喜欢的重金属摇滚乐队Linkin Park 主唱 Chester也在汉堡王糊过口，一咬牙：豁出去了，干！

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有点事做总比枯坐在家里强，而且以前做惯了脑力劳动，送餐则走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走进一个充满烟火气和江湖气的新领域，突然有了“血管里流的是血”的充实畅快感。

最重要的是，在加美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内，服务业真心受到尊重，大部分时间都不会遇到一张冷漠的脸孔；而且，有一阵子家里娃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数我昨天赚了多少钱，让我愈发坚定自己的判断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，要以身作则，让孩子明白自食其力的重要性。



送餐时遇到的印度小哥，非常友好。在哈法，印度人是送餐主力军。图：Steve

## 二、也苦也累，但没遇到过异样的目光

今年三月上旬，哈法的气温还在零度徘徊，我开始正式上岗送餐。起初甚至有点小兴奋，毕竟枫叶国冬天漫长，我住在郊区人烟稀少，天寒地冻之时甚至连遛狗的人都见不到一个，在家里憋坏了。

人毕竟是群居动物，需要社交。作为送餐员，每天驾车“自由驰骋的城市的大街小巷”，终于有了点烟火气，每天开车看看街上的人流和美女，再跟送餐员朋友吹吹水，心情愉悦。当然，送餐也能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之处：城区四处游荡药物成瘾的流浪汉，以及半夜推着购物车四处捡塑料瓶的老人，这里也有贫困人口。

这里特别说明一下，跟国内开电动自行车送餐不同，加拿大和美国送餐主要是开车。特别在加拿大，每年有四五个月的冰雪天气，路上积雪结冰，骑电动车分分钟要出事；此外这边送餐动辄来回一二十公里，经常要过桥和爬坡，电动车实在太慢。

当然，哪一行都有自己的心酸之处。以哈利法克斯为例，三月四月还经常下雪下冻雨，送餐在户外多，寒

风真如刀子刮在脸上；更麻烦的是，由于连续开车，下雪天装了雪胎的车辆也会出现侧滑，我和另两个送餐的华人朋友都遇到过差点刹不住车的危险。

送餐往往午餐和晚餐最忙，饭点经常吃不上饭，有时饿得头昏眼花。刚开始，我很不适应。每天持续开车5到10小时之后，腰椎痛得站不稳，甚至精神恍惚；晚上视线不好，一边踩油门，一边又要时刻警惕乱穿马路的行人，精神一直紧绷。

于是乎，在送餐的第一个月，我甚至做梦一晚上都在开车游荡，在城市四处送外卖。

咬牙坚持，对自己说：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老子也算一条好汉。

累归累，最欣慰的确实是在加国做服务业，基本没遇到过异样的目光。哈利法克斯有数十家中餐厅和韩餐厅，等餐的时候经常跟老板聊聊天。在异国他乡开餐厅打拼的人深知服务业不易，对送餐员自己买餐基本只收成本价，还经常额外送一杯饮料。

点餐的客人，以华人移民和留学生居多，也有部分西人。总体而言，没受过什么冷眼，客人收到餐后大多会友好道谢。恐怕在异国他乡，大家都明白谋生的不易，职业真心不分贵贱。

印象特别深的，有时遇到雨雪天气可能会晚单，提前给对方电话致歉，反被提醒“开车注意安全”。遇到这种情形，心里真的是暖的。

记得三月一个下雪天，晚上十一点走在Downtown的路上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当时身穿反光的送餐马甲在路上快走，满脸疲倦，跟大家在国内碰到的送餐员估计差不多。那天是周五，哈法市中心麦当劳门口的几个西人年轻人在大声聊天，突然邀请我来了个碰肘礼，感觉对方High得像刚喝了酒。

那一刻，觉得哈利法克斯这个城市还是蛮友好的。





疫情下，加拿大中餐馆的厨师在准备外卖食品。摄：Steve Russell/Toronto Star via Getty Images

### 三、大开眼界，我认为送餐有两大好处

总体而言，我认为送餐很适合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做兼职或过渡。首先，送餐会有一份不是太多但有尊严的收入。

据说，在温哥华送餐平均每单有10加元的收入；据说，在2020年三四月份，加拿大疫情刚爆发之际，由于外卖天天爆单，加上送餐员冒着染疫的风险提供服务，大家小费都给得高，那阵子不少送餐员整月无休，月收入轻松过1万加元。

回归当下，以我和身边朋友在哈法送餐的经验看，扣除油费，送餐的时薪收入在8到12加元之间浮动（包含小费在内）。加拿大和美国不同城市差别很大，这里只说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况。

当然，有部分勤快和资深的送餐员月收入能达到3000加元，但每周要工作66小时以上。

对于像我这种菜鸟送餐员，扣除汽车油费，收入经常达不到哈法所在NS省的最低时薪12.55加元。但反过来说，送餐员与平台之间并非员工关系，而是自雇的合作关系，平台确实没义务提供最低工资保障；而且送餐不时有等单或等出餐的空闲期，过了饭点高峰期即可稍作喘息，从性价比看还不错。

目前，我是在上英语课之余送餐，属于兼职，每周工作20个小时左右，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，至少逛超市时可以有底气了。

总之，只要有车有驾照和工作许可（其中学签每周可工作20小时），送餐挺适合在国外的中国人体验生活，以及找到正式工作前的过渡。

其次，送餐让生活变得有烟火气，能看到不同的风景，破除很多成见。

说实话，无论在国内还是加美，身边不少华人对外国人都有一些成见和刻板印象。实际接触后会发现，有时事情的本貌跟真实情况差别很大。





送餐时遇到的哈法骑警，允许牌照，还不会轻易开罚单。图：Steve

举个例子，在送餐之初，就有华人送餐员提醒我：哈法城区有个西人女警号称“白发魔女”，不喜欢中国人，专门针对华人开停车罚单。

我送餐大约一个月后，有次在哈法城区最繁华的街道附近停车等单。抬头间，突然看到正前方停了一辆警车，一位女警察正端着咖啡回车内。我按照这边的习惯冲她挥挥手，她点头微笑了一下。等她坐进车内，我看到对方满头白发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：这就是传说中的“白发魔女”！当时我停车并无违章之处，但也想立马开溜避开她，没想到她直接驾车离开了。

就在之后几天，同一条巷子里，我亲眼看到她拦住一辆西人逆行的车辆开罚单。后面了解到，这位铁面警官只是执法比较严，只要被她撞见违停必开罚单，无论西人、印度人还是华人都一样，并非歧视中国人。

出国前也看到加美华人写的帖子，不少人以做都已做过“累脖工”（英文Labor音译，意为体力劳动）为丢人的事情。

我的看法截然相反，至少在加拿大的语境下，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很体面，很多蓝领收入甚至高于坐办公室。国内的一个残酷现实，做体力劳动的服务业收入普遍特别低；但在加拿大，无论因为人力成本高，无论做公交车司机还是电焊工、水管工以及重型机械驾驶员，要是资深月工资经常能达到人民币一万五甚至两万元以上，活得很滋润。

不管怎样，哪怕以后很快不做送餐员，我会怀念这段酸爽又畅快的日子。本来出国了也没想着就躺平过退休日子，酸甜苦辣才是人生常态。

（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枫叶国冰与火，端传媒获授权转载）